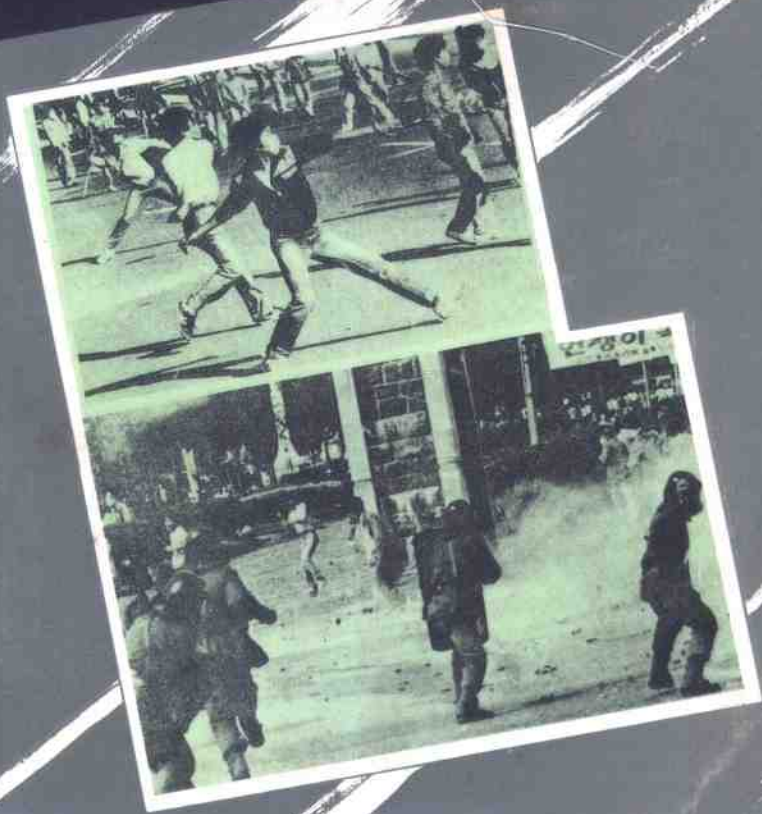


《韩国通讯》



冲破时代的黑暗



《韩国通讯》

冲破时代的黑暗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8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7-70856

出版说明

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南朝鲜全斗焕匪帮肆行疯狂的暴力镇压，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军事法西斯统治更加陷于惨淡的黑暗中，那些希望实现社会民主化和祖国自主统一的南朝鲜人民为反对独裁而进行的忘我的浴血斗争。

本文摘自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一九八五年第九期到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刊载的《韩国通讯》。

一九八七年二月

目 录

日甚一日的危机	3
大宇服装公司事件说明什么	3
专事镇压的政治	8
冲破时代的黑暗	15
“五月斗争”	15
在不景气的寒潮中	20
学校安定法骚动	25
在底层流动的东西	31
逮捕、暴行、死亡	37
一个无名青年之死	37
无人知晓的许多事件	43
令人心痛的相会，政治壁障	51
超人想象的时代	5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会议和拷问	56
离散南北家属的相逢	62

啊，韩国哟！	67
日益深重的屈辱感	67
修宪斗争日见高涨	72
可在报刊上看到的東西	79
美国是友邦乎？	88
狱中的人们	88
拷问和死亡	92
前景	99

日甚一日的危机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讯

大宇服装公司事件说明什么

六月二十九日，各报以如下的标题报道了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大宇服装公司工人的静坐斗争。

《大学生刚参与，就遭棍棒奇袭》、《静坐十小时后，大都负伤》、《劳资纠纷的新形态》、《劳动者、大学生等四十人被警察带走并受审》。官方报纸在报道大宇服装公司事件时，描写得好象工人的斗争由于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肆行暴力行动而流产。

但是，由各民主民权运动团体共同编写的一份详细报告：《关于工人们为支援反对对大宇服装公司工会的镇压展开斗争的工人而开展斗争的综合消息》，对此做出了回答。在大宇服装公司，工人们在四月间进行的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中，工会方面取得了胜利，现已正常进行生产。尽管如此，六月二十二日，检察方面逮捕了工会主席等三名工会干部。于是，三百多名工会会员提出“释放工会干部”、“停止对民主工会的镇压”等口号，举行罢工，并展开了静

坐斗争。这么一来，晓星物产、加里崎电子、鲜一纤维等公司的工人们举行罢工支援他们。后来，又有南星电气、复兴社的工人们也汇合到这一罢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九老地区的二十万工人哟！让我们都奋起投入斗争”。各工厂参加罢工的工人共有两千多名。

公司方面不允许给罢工者送食品，而且还断水和断电。各民主运动团体也对他们的斗争表示支持，开展了静坐斗争。晓星物产的三十六名工人在新民党总裁办公室开始了静坐斗争。当局用暴力解散了他们，干是一百多名工人占据劳动部中部事务所，要求同劳动部长官面谈。新民党国会议员去访问了大字服装公司，可是他们遭到了被雇于公司方面的一群暴徒的暴行。六月二十九日早晨八点，汉城大学学生二十余人带着送给工人的面包、食盐、医药品等东西刚走进工人们进行静坐斗争的现场，就有一群暴徒立刻拿着角木和铁管闯进来殴打了已经饿了六天无力地倒在地上的工人们。

由于这一暴行，七名工人负重伤被抬进医院。公司方面强行解雇的工人包括大字服装的二百人，共达三百七十二人。那群暴徒没有一个被拘禁或抓走。六十一名工人被拘禁，其中包括曾给大字服装参加静坐斗争的工人送食品的七名汉城大学学生。

这个事件，给人揭示了全斗焕匪帮对工人运动的今后对策。他们在策划破坏一切企业和工厂中的民主工人运动。当局和公司方面勾结起来，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工人运动，

即先唆使一群暴徒破坏民主工人运动，然后捏造说，这一纠纷是由于企业内部工会会员和非会员的对立而引起的。他们是要用这种手法确立御用工会的暴力统治的。但是，正如这次事件所表明，这次虽有一部分工人起来表示支援，但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搞规模巨大的总罢工。

对工人的镇压，看来达到了顶点。镇压民主工人运动，扣押工会干部，解雇工会会员，必将引起抵抗运动。大宇汽车的工人，在罢工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至今有八名工会干部在坐牢，因此斗争仍在继续。工人们在御用工会的暴力统治面前，不会保持沉默。

在海苔制果公司，工人们反对公司方面在一个早晨炮制出来的御用工会，仍在继续斗争。海苔制果工会民主化促进委员会在继续攻击每月从公司方面公开领取八十多万圆工资的御用工会委员长。

六月二十五日，对抗拒的工人施加暴行，致使两名工人负重伤住了院。尤其是这次暴行竟在警察的监视下公司门前进行。

在汉城南边的九老输出第一工团所属的星都纤维公司的工人，因为“尽管晚上加班加点，一个月只能领十多万圆”，要求改善待遇进行了斗争。结果四月里有十一名工人被强行解雇。为此，妇女团体和女子大学为中心展开了不购买贴着美国式商标的星都纤维产品的运动。因为这个事件，有几个人被抓去，有的还受到威胁。如果这种活动不被政府镇压，为广大国民知晓，那么公司方面也就不得和工人妥

协的。

从产业传教会发行的《工人新闻》和韩国工人福利协会出的《民主工人》的论调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运动有向全国范围扩大的趋向。大林通商等很多企业的工人斗争都遭到了暴力镇压，但斗争在明里暗里仍在持续。这里的工人们互相鼓励说：“暴力是独裁政权的最后挣扎”，“为争取工人运动的民主化，勇敢地起来斗争吧”。

当局象对待学生运动那样，对工人运动也加紧进行镇压。这是根据全斗焕匪帮的要在暑假期间全部粉碎一切运动的苗头，以便事先防止从今秋到明春的这一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大规模斗争这一方针进行的。暑假，是宜于镇压的时期，因为国会在这个时期正休会，加上新民党也将为八月召开的全党大会忙于工作。但是，对工人运动的这种残暴的歼灭战，是必将带来反效果的。

在地方，正在组成支援工人运动的民主团体。六月十六日，全罗南道成立了全南基督教工人总联盟。这个联盟的成立宣言的开头写道：“我们工人就在这个时刻，也在为强制加班加点、通宵工作、公休日特别工作等，受苦役的折磨，同时又和工业灾害带来的死亡搏斗。”成立宣言接着指出，为此，有一部分御用工会甚至发出了“自我反省的呼声”。又写道：“我们虽在受里外夹攻，被孤立，但再不要，也不能够后退，我们已站在最后的防线上了。”

这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个社会。要压制这种反抗运动的全斗焕匪帮的暴力越增强，人们就越感到不寻常的事

态在逼近，感到不安。由于走进工人运动现场，民主及统一民众运动联合的干部桂勋梯等四人遭受一群暴徒的暴行，受伤住进了医院。他们遭到了一场疯狂的暴行。据说，甚至有一伙酒醉的暴徒也来乱加殴打。如果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另一次的严重危机将是不可避免的。六月八日，天主教体现正义全国司祭团发表了声明《我们对现局势的看法》。这份声明是对今天的事态表示忧虑的最恳切的良心的呼声。

“二月十二日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舞弊选举，尽管如此，国民还在这次选举中有力地表示了他们对民主化的殷切愿望。我们确信，这是在这再不能后退的时代，国民已确定了时代的正确方向。……然而，今天的现实表明，要求改变目前的反民主的、非人的秩序和机构制度的民众的呼声却被扼杀。

“最近，现政权拒绝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自律化、人格化的要求，并且以镇压和政治报复来做了回答，这说明，很少有可能实现民主化、人格化。在现政权下，难道有可能实现能够实行国家民主化、社会人格化的政治共同体吗？我们不能不心怀这样深刻的疑问。”

这一声明呼吁政府，要有理性地对待弄清光州事件真相问题、占据美国文化院问题、南北对话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等。对当权者来说，这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这个呼吁只能起到鼓舞反对非正义的人，使国民有一个正确认识的作用。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份声明不会被非难为一纸空文的。

专事镇压的政治

对现今的情况和掌权的军人的言行概而观之，这个社会里矛盾太多，而且事事令人寒心。不仅如此，再想象那藏在背后的刀刃，不禁战栗，且感愤慨。

金大中的回忆录《行动的良心》和《狱中书简》被允许出售，但作者仍处于被监视状态。当局在明里暗里威胁他，要再次加以监禁，而且这种风闻充斥着汉城的街巷。民正党的卢泰愚一直非难说，金大中、金泳三有人在国会和新民党之外搞政治活动。这次，两位金氏声言说要加入新民党，于是金大中又受到威胁，说他是被禁止政治活动的，因此入了党就会酿出不幸的后果。金大中便要求恢复权利，保障他政治活动的自由。结果，当局说，写书无妨，但不可直接干与政治。看来，当局也一筹莫展，对他的政治力量 and 影响很是畏惧，不知对他如何处理才好。

金大中提议说，金泳三应该在将于八月一日召开的新民党大会上成为党首，更积极地开展斗争。金在光议员，这个新民党的一个保持中立的主要干部宣称，应该同他一道重整战斗队伍，为参加一九八七年的总统竞选作好准备。如果，新民党有夺取政权的意图，那么应该考虑总统候选人问题。但是，如果金大中和金泳三两人都有意要为争取民主化和夺取政权进行斗争，那么，他们俩应分工，一个人

应作总统候选人，而另一个人则作新民党的首领。为了两人共同协作也好，为了争取民主化，夺取政权也好，这个问题应该早作出决定。

金大中对金在光的这一提议回答说，无论谁作党的首领或总统候选人，那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由金泳三先作党的首领进行斗争。尽管情况如此，但他们全部动员大众宣传机构大肆宣传说好象金大中得了总统狂。有一位当记者的朋友对此很不愉快地评论道：

“如果是平常年月，这两位金先生是很好的竞争者，应该评评他们当中哪一位更得民心，可是，如今国民若被那种虚伪宣传所骗，变了脸色，那是可悲的事，更不是正常的现象。现在全斗焕一伙已经威信扫地。……所以他们挖空心思去想诋毁两位金先生的威信。……他们特别要诽谤金大中。……他们自己虽然在靠暴力维持政权，但却在重道义的国民面前装人，妄图要把两位金先生，特别是金大中描写成被政权欲迷了心窍的人。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企图把那两人弄成根本不考虑国民如何，在这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化的时期，还是只顾自己拼命厮杀的人。报纸的倾向虽然有所好转，但在这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就不得不屈服于当权者呀。金大中向往民主化，越来越把自己当作殉教者，他心里该多么痛苦啊。忍受、坚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人们会来理解，只好这样想了。”

两位金氏都在否定新闻报道。新民党要求政府停止对

在野党的分裂活动。他们疾呼，停止蓄意离间两个金氏的活动和要在国民当中造成坏印象的活动。我的朋友继续说道：

“现在，好象是无论在哪里，当权派都在为所欲为的时代。正象全斗焕一伙对待光州事件那样，企图任意抹杀事实。这无异于美国要抹杀南朝鲜飞机事件的作法。他们想通过这种作法给那个无能、卑劣、残暴的全斗焕增添一点‘总统’的体面。可惜那姓全的还没有具备担起那种角色的伎俩，所以想借助他的美国之行要给他添加点人望，但这也无济于事了。他将和朴正熙一样从那虚妄的当权者宝座滚下来的日子必定到来。到了那时，一切会再次从头开始吧。金大中的权威被政府和大众宣传机构搞得浮沉无常，有时落到零度或跌到零下，有时突然变成国民的英雄。看来，大家都生在了不幸的时代呀。”

他的话简直是没完没了的。两位金氏对今天的政治形势表示忧虑，并警告说，将会危机临头。于是，民正党立即出面大骂道，那正是“私制民主主义的独善的民主观”，“是阻碍真正的民主发展的头号敌人，是对国民政权的污辱”。这就等于说，非法西斯军人出身的人提出的民主是出于利己心的“私制民主”，那种人是这个国家国民的“头号敌人”。这也是一种威胁，等于说要消灭那类敌人的那一天也会再次到来。

实际上，全斗焕匪帮的全面攻势是从五月的美国文化院被占据事件后开始的。警察当局曾声明，标榜民族、民

众、民主的三民斗争委员会是个强有力的学生组织，所以警察将不闯进大学区内。但是，他们违背上述诺言，竟在同一时间突然袭击全国的大学，逮捕了约一百名学生。然后，公布说没收了火焰瓶等八万件东西。不知那火焰瓶究竟有多少，但没收清单上竟把那些油印的旧的声明之类也一张一张算在里面。治安本部长也曾公布说：“油印物一百二十五种，共七万四千八百五十六张”。他们为了给人以骇人听闻的印象，指示各报标上“没收火焰瓶等八万件东西”的标题予以公布。朋友继续谈道：

“为了把政府的这种攻势说成是正确的，各部长官齐出面发表谈话说，学生们变得急进化了。各报则大书特写地登出了这条消息。他们还大加报道说，北方把日本人劫来，打进南方，叫他装成日本派进来的间谍那样活动，这人已被逮捕。我不禁要问：日本警察对他们的人失踪一事为什么不加过问？这个间谍事件是得到日本警察方面的谅解才公布的吗？政府为什么不向日本警察方面查询？他们简直为所欲为，有时销毁事实，有时捏造事实。他们用军人诱骗敌人的手法来欺骗全体国民。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民才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一向谴责他们的罪行。还有一个令人气愤的事。卢泰愚之流在同各大学校长进行对话时说，要设法和平解决学生问题，尊重大学的自治。可是，背过身去却在下令袭击大学。然后又向大学下令，要再行搜查后报告其结果。文教当局还下了这样的指示：暑假期间，学生将回到地方去，当地母校（高级中学）的教员要对有问题

的学生进行指导。于是汉城市教育委员会下了一道命令：要教员们去找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教他们遵守学生的本分，给他们确立透彻的国家观，而后一定要汇报。这很象是要让全体国民给他们当不领报酬的警官。这就是目前全斗焕一伙军人搞的这个国家的政治。把这——一个学生领导者监禁起来，就会立刻出现下一个领导者来。对这一点他们也不会不知道，可是他们只想法进行镇压，看来脑子里装满了妄想。”

学生们的行动越来越大胆、果敢。察觉到警察将进行搜查，转入地下的学生，突然出现在大学里的政治集会作演说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了。这么一来，主持过那个政治集会的学生就会被抓去。这也许可以说是非武装的城市游击队的一种作战方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韩国目前好象处在内战状态。当然，全斗焕匪帮的战斗欲望还没有低落下来，不过那是和南越快要完蛋时发号施令的阮文绍政权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再援引一下我的朋友说的话：

“我听了军人们所说的那些恬不知耻的话，简直要发呕。卢泰愚恣意诽谤两位金先生，然后说所谓‘野圈’（在野党的势力圈——译者注）就是‘流言蜚语的震源’。他还信口开河地胡诌说，‘国民收入人均达到三千美元水平，这是危险的境界线’，‘达到两千美元的时期，是经济很可能陷进萧条期的令人不安的时期’，等等。他又说，今年韩国的国民收入人均将超过两千美元，‘如果发生政治混乱，安定局面遭

破坏，发展被迫停滞’，那么，这个国家的将来该何如？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这一套经济理论。朴正熙当权时，金钟泌曾说过，如果国民收入人均超过八百或一千美元，就有可能实现民主。他是企图用这种手法来进一步巩固独裁的。全斗焕一伙在沿袭这个前辙，大谈起两千、三千美元来了。看来他们以为，话嘛，是人说的，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都行。他们说出的话就是一种暴力，所以没有人敢批评。报纸是无能为力的，只是埋头于营利。”

一九七五年，被《东亚日报》等报社撵出来的记者们以民主言论运动协议会的名义发行了杂志《话语》。这个杂志的发行人宋建镐（前《东亚日报》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为了恢复真实的话语》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意图是阐述今天的言论机关应保持的姿态。当然这个杂志立即被禁止发行，有关人员被逮去受审，判了拘留刑。各家报纸报道：韩日两国海军机动训练舰队决定互访。看来，好象国际政治毫不顾及国民的想法在向前发展。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是为资本主义大国所左右的国家，而且是它的牺牲品。这种想法今后将更加加深，直到遭总破产那天。正因为如此，全斗焕匪帮企图加强反共浪潮。这次的间谍事件也就是为此捏造出来的。国民对这些已经是无动于衷了。不知北方对全斗焕招致的今天这种危机有何看法。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朋友所说的话发人深思。他说：

“不道德的当权派必然给世界造成不幸。纳粹党曾经就是那样的。革命思想一贯地指责了它的不道德。因为这种